

记者的提问

记者的提问，是一门学问。

在巴黎奥运会上，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优异表现，赢得世界喝彩。从面对质疑淡定表示“这就是我的正常水平”的潘展乐，到夺冠后表示“Queen Wen”称号实至名归的郑钦文，再到手持西班牙徽章领奖致敬因伤退赛对手的何冰娇，中国年轻运动员正在以自信的谈吐、活泼的表达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坚持赢得赞誉。一家境外媒体以“在逆全球化的时刻，他们反而活出新全球化的范儿”，来表达对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钦羨。

在中国运动员进步越来越快、越来越“会说话”同时，记者的提问有时却显得跟不上趟。

有次全红婵赶场，旁边一位记者突兀冒出一句：“你飞得累吗？”全红婵略略停顿：“什么？”记者再问：“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但实际上你累吗？”全红婵快人快语回答：“这话问的。”稍后瞥了一眼：“谁不累啊。”还有次她碰到一位记者问：“现在考一考你，‘拿捏’你知道用英语怎么讲吗？”全红婵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那位记者说：“我教教你好不好。”全红婵利索回答：“我不想知道。”

百米飞鱼潘展乐遇到的是一位主持人：“请用你的家乡话说一下潘展乐三个字，让大家感受一下，我们温州方言和这个谐音（破纪录）。”估计记者想用温州话造个潘展乐就是“破纪录”的“梗”，潘展乐看了眼记者：“不会。我们平时只说普通话。”方言测试碰壁后，主持人又问，有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，你看过“乐乐家谱”这张图吗？潘展乐说：“没看过，不上网。”主持人只能尬聊：“那你抓紧时间看一下，会有惊喜的。”

新闻理论上十分重视记者的提问，因为大约有90%的新闻是部分或全部以访问，即向别人提出问题为基础写成的。有效提问有助于挖掘新闻事实的价值，使报道的思想观点得以具体化、深刻化。记者提问有很多方法，开门见山的正问法、迂回侧应的侧问法、逆向提问的反问法、以误求正的错问法、层层递进的追问法、明知故问的设问法、带点激将的诱问法、立场对立的质问法、借用他说的借问法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好的提问是锦上添花，差的提问则截然相反。

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的赵启正，对记者提问有过两个

基本观点：提问的记者需要专业、问题需要有价值。他遇到的没意思问题典型，是担任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时，一位记者提问：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女委员？他直接回答说，你上网查查。后来赵启正在访谈节目中说，这位记者浪费了一个大好机会，这个问题只要去查一下委员名单就知道了，问不到（发言人的）观点、见解，可惜了。

当年当记者时，有三次采访至今记忆犹新。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全国两会采访赵启正，他当时是浦东新区领导，我去京西宾馆他住的房间。一落座就讲起他提到过的亚洲经济走廊几盏明灯，一盏是香港，一盏是上海。本来一刻钟的采访整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，相见恨晚。另一次也是全国两会上，采访“预警机之父”王小谟，当时这还比较敏感，我就从“费尔康”未能入华说起。两人聊了一晚上，写出的稿子既深入又完全可公开发表。还有一次是采访美国国际集团创始人格林伯格，他和朱镕基市长一起创立了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。握手寒暄后他突然问我，是不是我们哪里见过面？我马上讲起了国际集团以及友邦保险在上海的发展，一次采访很快成为了“老友记”。

“新华社最好的记者”毛泽东，1974年5月30日会见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。那天早晨7点多在中南海书房，81岁的毛主席问李政道，对称是一个静止的观念，在普遍观念里对社会的发展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，那么为什么在科学上“对称”这么重要。这个问题，跟李政道获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有关。一位伟人、一位大科学家，就此深入讨论起运动与对称的关系。一次会见，成为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哲学交流。

在一次对中国领导人的采访中，记者准备的问题清单，整整手写了9张A4纸。

有网红教授讲，新闻无学。但优秀的提问，就足够学习一辈子了。■

